

哲學叢書

甲 種

人—機器

拉·梅特利著

任白戈譯

上 海

辛墾書店版

1933

THE PHILOSOPHY SERIES
A
EDITED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JULIEN DE LA MATTIE
L'HOMME MACHINE

TRANSLATED BY
P. K. JEIN

哲學叢書

甲種

人 — 機器

拉梅特利 著
任白戈 譯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THE THINKING BOOKSHOP
SHANGHAI, CHINA

1 9 3 3

人 — 機 器

1933 3 31 初 版

1 — 1500 冊

原 著 者
繙 譯 者
編 輯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拉 • 梅 特 利
任 白 戈
二 十 世 紀 社
辛 墾 書 店
辛 墾 書 店

上海海甯路三德里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實 價 大 洋 六 角



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1709-1751)

Gravé Par Achille OUVRE

D'après l'original de G.-F. SCHMIDT (Bibl. Nat.).

32461

哲學叢書甲種弁言

我們要出這部哲學叢書的意思，一般地說，在開化時代的人，不能不意識地生活。這就是說，人必須要有一個世界觀，以嚮導其思維和行動。而在科學昌明過今天，尤不能不有正確的世界觀。所以哲學、科學的哲學、實有宣揚底必要。

中國今天，無論就那方面說，都是如此，尤當如此。在提倡科學中，不應該忽視有奠定科學基礎之作用過哲學；在改造社會聲中，同樣不應該忽視有嚮導社會行為之作用過哲

學。

可是能夠供這些用的，只有正確的哲學、合乎科學的哲學，而不是把神學、玄學夾雜在內的一般哲學。同時，研究哲學就是研究哲學史，讀自來一切哲學家底著作。因此，哲學叢書底內容是歷史上一切正確的哲學大家之著作底編輯。

但哲學是有時代性的，而過去哲學在今天又確實錯誤，那怎麼樣呢？這裏，我們覺得我們所說的哲學、合乎科學的哲學、是人類在歷史上各時代底認識之總的收穫。所以它有時代性，亦有永久性。我們後頭的人，應該繼承它。它是有理論貢獻的，構成了認識進化這條綫上各點。

試以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哲學來說，人是機器這個命題，就在現今也還有正確性。因為人是機器的意思，就是說人不是物類以外特製品，依然受因果法則底支配。必要這個命題成立，而後人及其行為才可研究，社會科學方得開步走。我們之反對它，乃是它底局限性和機械性。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滿足於此，還當進一步問：人是甚麼機器，定要說明人是機器中某種機器，才算把人認識清楚了。這樣看來，人是機器一個命題底錯誤，乃只是不足，而反之倒是後來的社會科學底基礎，現今進步的物質哲學底根柢。

所以我們之出版哲學叢書，是有充分理由的。

它底內容分兩種，甲種完全是古典的，乙種則全屬現代。在古典的部份，從希臘時代泰利士起，到十九世紀前半德意志哲學止，包括有二千多年中數十大家底名著。合乙種而計，則是一部原文的哲學史，真正的哲學史。至於這二千多年中過神學的和玄學的哲學家，因為不合我們底旨趣，完全除外。其中有理論貢獻過著作，我們在將來出成附編，列在哲學叢書甲種和乙種之末。

經過了「戊戌」、「五四」、又經過了「五卅」和「一九二七」以後過中國，不應該這樣地來開始其文化工作麼？偉大的時代是需要偉大的哲學運動的。我們希望在時代前過人，接受我們這個貢獻——第一種叢書，哲學叢書。

葉青 一九三三，一，二四。

目 錄

著者底像

哲學叢書甲種弁言

譯者引言

摩利斯·梭羅文底序言

原版出版者底自白

獻辭

人——機器

譯者引言

拉•梅特利，是燦爛的法蘭西物質論底最尖銳的代表者，他是由最好的醫師而成為最好的哲學家的。所以他底哲學底科學基礎，主要的是建立在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上面。一七五四年他繼醫學譯著而發表的『靈魂之自然史』（再版時改名『靈魂論』），便是代表他底整個哲學體系邇第一本哲學著作。但使他在物質論史上占着千秋不朽的地位而使同時代的人發生極度的驚愕的，却要數這本『人——機器』。

這本最有光輝的著作，是在一七四一年亡命荷蘭時以匿名出版的。一出即馬上引起了狂風暴雨般的轟動，甚至“自由的”荷蘭底一般僧侶都要求將他處以死刑。自然其他一切的貴族、學者、醫師也對他加以圍攻和迫害，而在本書上作為他底『獻辭』底對象的哈勒就是一個。但他一直到死都還堅持、貫徹自己底意見而不屈不撓地為物質論作戰。這也就是他那種在一切朦朧、虛偽、偏見支配着遊黑暗環境中養出遊諷刺和戰鬥的氣質之更加發展底原因。即以本書來說，其觀念的內容，雖然如『靈魂之自然史』一樣，仍然是在論究腦髓物質和人類底靈魂或靈魂底物質是甚麼這個問題，但的確增加了無限的戰鬥性，比較表現得更加鮮明深刻。至於本書底內容究竟如何，好在有書在此為證，實在用不着再贅一辭了。

我開始譯這本書，還是去年春間的事。那時我們幾個朋友決定了對於物質論著作之系統的介紹，並以法蘭西物質論為開端。以後因本書底原本一時不易買得，而我手中又恰有一本日譯的『法蘭西唯物論哲學』，於是大家就決定了由我先由日譯本將本書譯出，等到原本到時再對照原文校改。故本書是由我根據中央公論社出版杉捷夫所譯之『法蘭西唯物論哲學』中的譯出經過楊伯愷先生對照原文校改

出的，尤其是前面底導論和獻辭還是直接由伯愷先生根據原文一手譯出來的，可以說大部分的勞績要歸之於伯愷先生。我在此一併深深地感謝。

如果從歷史的發展來說，拉·梅特利底哲學思想或世界觀念實是包含着笛卡兒、斯賓諾莎、萊普尼茨、洛克及波耳哈維底學說中種種要素遊物質論底綜合。例如『人——機器』這個命題，就是由笛卡兒底“動物——機器”這個命題發展而來，而同時也是對於斯賓諾莎底“人是依從不變的自然法則遊機器”這種思想之擁護。另一方面，在以人類為哲學之中心這一點上，他還是費爾巴哈底先驅者，可以說費爾巴哈底“人食甚麼就成甚麼”那一命題就是由他底食物可以影響乃至於改變人底生理組織及性格這一理論發展而來的。本來，一般人都以為法蘭西物質哲學是沒有進化觀念的，但拉·梅特利却不能與其他的物質論者並比，達爾文底種變和萬物同出於一元遊思想，是遠在一百年前遊他早就揭出來了的，這有他在一七四八年發表的最後哲學著作『人——植物』可以證明。然而在一生中，他不但受着敵人底攻擊，就在同意見者當中亦得不着一點援助。德波林對於他，曾經作過極正確的評論，不久即可以在拙譯『唯物論史』中見得：自然用不着我說廢話，我只好暫且將弗烈得利第二底

公正批評引來作結束：“拉·梅特利是那些神學者和糊塗蟲底犧牲”，“他是一切醫生底敵人，但他却是一個最好的醫生；他是唯物論者，但他自己却一點也不唯物”。

任白戈1933,2,5。

序 言

拉·梅特利 (La Mettrie), 名叫須良·阿夫拉伊 (Julien Offray), 1709年十月二十五日, 降生於聖馬諾 (Saint Malo). 在姑當士 (Contances) 公學研究人類學。又在加恩 (Caen) 楊選派底一座大學裏聽修詞學。在那裏, 以對於求學奮勉及精神底活潑見長, 得到所有的獎品。他底父親是個經濟鬆動而具有積極精神商人, 預先規定要他採取一個教會的職業, 這是當作一個最確定而可靠的職業。拉·梅特利被送入布勒西斯 (Plessis) 公學去學哥爾第耶爾

(Cordier) 院長底邏輯，這位院長就是一個大胆的楊選派。他受其師所教課程底映象很深，對於楊選派主義表同情。在十五歲時，爲贊揚這種主義做了一部自訴的書，在該派中取得充分的尊重。這本著作是從來不曾發表的。但當他研究神學剛剛一年光景，他就深刻地厭棄楊選派，離開了它，而且在他一生底剩餘時間，對於它都是極其仇視的。

在1725年，他進哈姑爾 (Harcourt) 公學研究物理，他在那裏得到很大的進步，並因爲同鄉許落爾得 (Hunauld) 醫生底忠告，決定接着研究醫學。他底父親，當其被人家吹噓說：“一個平凡醫生底藥劑遠勝於一個好神甫底赦免” (註一) 之後，對於這個決定的志願也就予以贊成了。

學了兩年醫學之後，於1728年在倫姆 (Reims) 得了醫學博士底學位。他在生長的城市做了醫生，但這個職業，對於他似乎不能提供很多稱意的東西。在1733年，他又決意到里耶得 (Leyde) 去從教於有名的波耳哈維 (Boerhaave)，波耳哈維當時正享有偉大的威名。他這名聲之由來，是由於醫學知識之精深，同時也是由於他底最大的慈愛及他底高尚的哲學思維。拉·梅特利在那裏居留遊日子，不但對於他

(註一) F. edric II. Eloge de La Mettrie.

自己，而且就是對於法國醫學之進步上·都有極大的利益。因為法國醫學的研究是自此以後才入於光輝境地。在1734年，他就已經從事於波耳哈維底 *Traclatus medicus de lue aphrodisiaca*，在這部書上，他還加上他自著遊 *Traité d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這兩部書得着一個大大的成功，同時因為激起同行底忌妒而惹起許多的煩惱。著名的醫生和聖經底註釋者讓·阿斯特魯克 (Jean Astruc)，特別以同一題目在1763年公佈一部書 (*De morbris venereis libri, VI*)，猛烈地給拉·梅特利以攻擊。拉·梅特利最初以一封很客氣的信回答他，這封信他附在那名為 *Traité du vertige* 底後面。然而阿斯特魯克，以其崇高地位和既得威權而倨傲，仍舊帶着不屑和傲慢的樣子。論爭日趨激烈，拉·梅特利底攻擊一步一步地猛烈起來，並且接着展開於巴黎底醫界一切名宿之間。

及到進聖·瑪諾學院之後，他就在那裏翻譯波耳哈維主要的著作。在1739年，他公佈了 *Aphorismes sur la connaissance et la cure des maladie* 及 *Traité de la matière médicale*；在1740年，公佈 *Institutions de medicine*，在1741年公佈 *l'abrégé de la theorie chimique, tiré des propres écrits de M. Boerhaave*。他底 *Traité de la petite verole* 及 *l'Essai sur l'esprit et les beaux esprits* 是1740年